

# 「覺性為主、信靠為輔」的新宗教： 以「大巡真理會」為示例 一經由宗教哲學類型學式的考察

林安梧

LIN Anwu

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台灣元亨書院院長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  
哲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JEARC 2024,2(1): 17-44

## Original Articles

Correspondence to

**LIN Anwu**

Shandong University

limaw2001@gmail.com

ORCID

<https://orcid.org/>



*Journal of East Asian Religions and Cultures* Vol. 2, Issue 1 (December 2024): 17-44

© 2024 by the Daesoon Academy of Sciences, Daejin University, South Korea

<https://doi.org/10.23239/JEARC.2024.2.1.17>

**Day of submission:** 2024.11.10.

**Completion of review:** 2024.11.30.

**Final decision for acceptance:** 2024.12.20.

P-ISSN: 3022-0335

E-ISSN: 3058-2105

## Abstract

### **A New Religion with “Awareness and Trust” : Taking “the Korea’s Daesoon Jinrihoe” as an Exampl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ypology of Religious Philosophy**

Through existential perception, contextual experience, analyzing, textual interpretation, and a comparison of religious philosoph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general overview of Korea’s Daesoon Jinrihoe, and posits that it is a new religion mainly based on awakening but with faith as a supportive system. Korea’s Daesoon Jinrihoe integrates the traditions of Confucianism, Daoism and Buddhism from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alongside the monotheistic tradition of Western Christianity while not abandoning the original Shamanism common throughout East Asia. Through the sequential efforts of Kang Jeungsan, Jo Jeongsan, and Park Wudang, a new religious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he Four Tenets of “Virtuous Concordance of Yin and Yang, Harmonious Union between Divine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th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and the Perfected State of Unification with Dao” are employed alongside the Three Essential Attitudes, “Sincerity, Respectfulness, and Faithfulness.” Together this system aims to benefit the world, save people, to aid the country and its citizenry such that Korea emerges as an ideal peaceful country and an example to the world. Daesoon Jinrihoe echoes the teaching that when the great way prevails, the world community will promote equality to all, and the peace of East Asia will culminate in peace throughout the world.

**Keywords:** Awakening; *Jeon-gyeong* (*The Canonical Scripture*); Daesoon, Yin and Yang; Virtuous Concordance; Harmonious Union;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Mutual Beneficence; Sincerity, Respectfulness, and Faithfulness

本論文經由存在的覺知，情境的體驗，以及經典的理解與詮釋，再經由宗教哲學的對比，對於韓國「大巡真理會」做出總的審視，指出這是以「覺性為主、信靠為輔」的新宗教。

大巡真理會融會了東亞文明原先所含具的「儒道佛三教傳統」，並且會通了西方基督宗教的一神論傳統，還有他也沒背棄原先東亞就含有的巫祝薩滿傳統。經由聖師、道主、都典的接續努力，已經締建了一嶄新的宗教系統。「陰陽合德、神人調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四宗旨，「誠、敬、信」三要諦，在在顯示，布德天下、救濟蒼生，輔國安民，建設世界和平國度的理想。大巡真理會呼應著「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襟懷，將由東亞的和平，邁向世界的和平。

关键词: 覺性、典經、大巡、陰陽、合德、調化、解冤、相生、誠敬、信靠

## 一、楔子：初步印象及覺知

2020年一月，我參加了在韓國大巡真理會所舉辦的「2020年大巡思想學術院國際學術大會」，也順便去參訪了大巡真理會的本山。環境優雅、莊嚴華麗，漪歟盛哉！令人感受深刻。總的來講，我真體會到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新宗教」，他把東方的儒道佛三教思想與西方基督宗教的思想完全融會為一。這次會議及參訪，也受贈了不少書籍典冊，可以說是滿心歡喜。

這兩年多來，由於新冠狀疫情關係，外出講學交流大概都停歇了，卻也因為這樣多了些時間。讓我有機會讀了大巡真理會所出版的《典經》、《大巡指針》、《大巡真理會要覽》，對這個「新宗教」有了更多理解，我覺得這是值得深入去探究的。特別是在我教授多年的宗教哲學、比較宗教的範疇；對比來說，一個新宗教的誕生，是十分新奇而有趣的，尤其「大巡真理會」很能代表東西方宗教融通匯聚的一個嶄新典型。我甚至發現它是東方儒道佛融會了基督宗教而構成的一個嶄新宗教。我想了很久，該用甚麼樣的方式來呈現我的理解，最終而想用我所知的宗教哲學及相關的宗教典籍，以相適應的對比方式，來呈現我的理解與詮釋，並希望就此可以請教更多的學界或教界的朋友及同道。

且先就「大巡真理會」這「大巡」二字，我認為他就是講「大道的運行」和「巡狩天下」。經由大道的運行，真理在其間運行了。依據《典經》所載，起源於法蘭西而運行到了朝鮮，這裡隱約有一個世界史的概念。說：世界史的運行有了一個獨特的往復循環，這呼籲著東亞的復興，也預示著這世界未來必須是一重新開始，由西方的獨強，走向東西方的合作(DIRC 2020c, 5-6)。

再者，作為大巡真理會的聖書，叫做《典經》。其實，《典經》就是《經典》。因為朝鮮語的語順，有時與漢語有著有趣的對比。他基本上講

的是一個經常之道。《典經》說是大巡真理會的《聖經》，他是一部神聖的經典。顯然地，這聖經它並不像是西方一神論的經典，它是雜糅了西方的一神論之為信靠的宗教以及東方覺性的宗教的經典而成的。<sup>1</sup> 儒家、道家、佛教，以及基督宗教融會為一的一部經典。在他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到什麼叫做「超越一內在」的連續體。是的，是超越而內在，而不是內在而超越。他有其獨特的地方，它也是整個東亞文明共通的殊勝處。他既是「覺性的宗教」，又是「信靠的宗教」，也雜有著最為古老的薩滿式的、巫祝式的、靈驗式的信仰。這樣一個有趣而多元的結合體，他是東方型的覺性宗教作為主導的，而融通了西方基督宗教，能適應現代性，而且對於現代性有著因應，也有著批判的一個「新的宗教」。

他是「覺性的、信靠的、薩滿式的」這樣的一個結合體，但總的來講，他還是以大道之覺性的宗教作為主流的，你可以看到他最重要的宗教學的語彙，其實與宋明理學，與韓國的退溪學，或者栗谷學，多有接近處，另外他與整個道教的學問也有些接近。當然，獨特的在於他又蘊含了西方一神論(monotheism)的宗教方式，我們可以把它當成二十世紀民族解放運動之後，興起的一個新的宗教，而這新的宗教充滿著力行實踐的精神，他既是民族的，但不是民族主義的，他是充滿了和平主義的精神。

他強調解冤相生、報恩相生，這樣的思想啊，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那種共生共長，共存共榮，「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思想。這一點，我想與一神論的基督宗教有他相似處，但基本上是不一樣的。因為，它是一個以覺性之喚醒為主的宗教。他非常強調「誠、敬、信」，很強調「忠、孝、烈」，你可看得到的，這都是東方文明所共通的<sup>2</sup>。他一方面重視血緣家庭人倫的共同體，另一方面重視政治社會的共同體，而這些都建立在身心共同體，這是值得重視的。

## 二、東亞儒教文明是會通諸多文明宗教的基本色調

這次大巡會議的印象，讓我又想起曾經到韓國大邱參加了啓明大學所舉辦「2004 第一次道家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啓明大學是一個由基督宗教所建立的大學，但學校裏面卻保留著原先韓國的書院傳統。書院顯然是儒教傳統脈絡的。換言之，韓國儒教與基督宗教融成一個不可分的整體，幾乎觸處可見，這點是很獨特的。一般來說，儒教是個覺性的宗教，基督宗教是一神論的、信靠的宗教。這兩者，在宗教哲學的分野上，有些學者認為涇渭分明。但當時那景象根本是合和為一的，在韓國確實它們確實能夠融會為一的，這點是值得重視的。我的韓國朋友，林秀茂教授他常與我說韓國是儒教國家。<sup>3</sup>儘管，韓國的基督徒人數比率很高，但總的來說，他們仍然是以儒教為底色的。

林秀茂教授與我說，雖然孔子生在中國，但儒教大興於韓國。佛陀雖然生在北印度，但傳播到了漢文化地區，現在的中華民國(台灣)已經成了一個佛教國度了。林秀茂教授是我在台灣大學的學長，他一再強調韓國雖然基督徒很多，但是總體來講，他還是一個儒教的國度，這一點是值得重視的。這次我參訪了大巡真理會更有如此想法。雖然，他是一個新宗教，但他並不紛雜。有學者認為他與中國的道教密切相關(Hsieh 2020)，有的則與台灣的新興宗教相提並論(Lin 2020)，還有的證成他與韓國的儒教傳統密切相關(Li 2020)。我認為這些論法都持之有據，言之成理。再說，在我的研究裡，本來儒道就是同源而互補的，佛教雖是外來的，卻也與儒道共生共長了，而且在長期的論辯裡，逐漸走向會通之途。一般說來，在明代中葉，已經有「三教同源」的論法了。當然，就歷史來說，三教不可能同源，但就當時的實踐融通狀況，卻可以說是三教是可以通達的，就因為是通達的，而寬鬆的說是同源。「同源」者，

它們的智慧之水源是可以融通的，可以放在一個大的水庫裡，即此而為同源也。

去參訪本山那一天，大巡真理會送我們每位學者一步「大尋真理會的經典」。用一個非常漂亮盒子裝着，裏面含有「典經、大巡指針、大巡真理會要覽」。總的來說，你可以發現到這個教團，處理事物頗為細緻周到。回台以後，我拜讀再三，從《典經》、《大巡指針》，到《大巡真理會要覽》。這三部書，一切以《典經》作為依據，《大巡指針》扼要地提出了「指針」，《大巡真理會要覽》可以說是最緊要的，是濃縮版的總結，所以稱之為要覽。《大巡真理會要覽》可以說是鉤玄勒要，最為精扼。

就我講授多年宗教哲學、比較宗教的體驗，我覺得以「大巡真理會」這三部典冊以及整個我去參訪的體會。他所體現的分為氣象與意趣，我認為百分之七十是儒教的、百分之二十有道、有佛，（若是將儒道是同源而互補的，那應該說百分之八十是儒道，百分之十有佛）；而另外百分之十，則為一神論的宗教以及最原始的東方薩滿的結合體。

最引起我興趣的是大巡真理會的「教理」。他的〈教理概要〉是：「以陰陽合德，神人調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為宗旨。以「誠、敬、信」三法言為修道之要諦，以「安心、安身」二律令為修行之訓典。崇尚倫理道德，以無自欺為根本，通過身心改造，精神開闢，達到布德天下、救濟蒼生、輔國安民、建設地上天國（DIRC 2020c, 17）。

整個看下來，這基本上是以東方文化傳統為原型為主導的宗教。也就是一個以覺性做主的宗教。我講宗教哲學，把世界諸大宗教它區分為二，其一「覺性的宗教」、另一是「信靠的宗教」。覺性的宗教，可以東方儒道佛三教做代表，包括印度教也是接近於這樣的宗教，而西方基本上是以一神論的宗教為主導，包括基督宗教（羅馬教、基督新教、東正

教)，以及伊斯蘭教，都是一神論的宗教，我把他名之曰「信靠的宗教」

<sup>4</sup>。

信靠的宗教是以那超越的、絕對的、唯一的、至上的人格神，作為信仰的對象。這是從信仰的對象來論宗教的教相。相對於一神論(monothemism)來說，其他有多神論(polytheism)、萬有在神論(panentheism)、泛神論(pantheism)，都是從這角度來立說的。若以這些作為宗教分類的範疇，我們發現東方的宗教似乎都不是很準，用這些範疇來分辨，並不適應。

### 三、覺性的喚醒、氣的感通並因之參贊天地化育

東方的宗教當然不會是絕對的一神論，但是你說多神論嗎？好像也是。但他又好像又接近泛神論，也可以說是萬有在神論。其實，東亞文明的宗教，有其獨特姓，我名之為：「教出多元，道通為一」的一個宗教。他與西方宗教極為不同。我們「教出多元，道通為一」。

我們依據著「道」來立「教」；而西方的宗教，基本上是「立教來宣道」；這點是很很大不同。東方的我們，一切以「道」為依歸，「教」是教言、教化、教育。「大道」為一，而教化多元。這是以人們的覺性做主導的宗教，他的重點在於喚醒人們的覺性，依此覺性之喚醒去參贊天地之化育，他是以「氣的感通」為主導的(Lin 1996, 7-20)。相對來說，一神論的宗教，姑且以基督宗教為例，他的教是唯一的、絕對的，是「立教以宣道」，他從最高的、唯一的、至上的、絕對的神聖他者立言，「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John 14:6)。

基督宗教的經典一開頭「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Genesis 1:3-5)。我們的《論語》則說「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sup>5</sup>」。他們是「說」與「分」（的傳統，東方則強調要由言說回到默然，他強調回歸無分別相的存在本源。

我常說，西方文明重點在於「話語的論定」，是以理性邏輯為核心；相對來說，東方文明則重在於「氣的感通」，是以無分別的存在為本位。東方宗教講起「神」，回到《易經》所說的「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sup>6</sup>，這重點在於「妙運造化」，當然他也可以說諸多神明，諸天神佛，也有人格神的意味，但人格神的意味卻也是放置在「妙運造化」來理解的。這與一神論的「神」並不一樣，一神論的「神」是超越的、絕對的、唯一的、至上的「人格神」。

以大巡真理會的教理概要：「陰陽合德、神人調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這三者作為宗旨。以「誠、敬、信」這三法言，作為修道的要諦。以「安心、安身」二律令為修行的訓典。崇尚倫理道德，以「無自欺」為根本。通過身心改造，精神開關，達到布德天下，救濟蒼生，輔國安民，建設地上天國。這很明白，基本上是儒教系統，或者儒道同源的系統。用我的分法，他屬於「覺性的宗教」成分多，而屬於「信靠的宗教」成分反而較少。後來，儘管它也加進去了基督宗教色調；但那基督宗教的色調，顯然地並不是做主導的，它是參與進來啊！這一點是值得重視的。這就是為什麼韓國雖然有很多新的宗教，他們都受到基督宗教的影響，但是骨子裏還是儒與道同源互補，或者儒道佛三教連接在一塊兒，進一步，再把基督宗教放進來，然後融通為一不可分的整體。

#### 四、陰陽合德、神人調化：從「存在律動」到「教養習成」

現在我們就開始就其所說的諸多條目，展開闡釋與論述。先說「陰陽合德」，這讓我想起《易經》講的「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則善，成之者性」<sup>7</sup>。「一陰一陽之謂道」講的是「存在的律動」，「繼之者善」講



的是「實踐的參贊」，「成之者性」講的是「教養的習成」。在東亞漢字文化圈，我們原先思考這問題的時候，就是把整個天地自然與人文化成是和合為一的。

除此之外，《易經》裏也提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sup>8</sup>。以「陰陽合德」來說，其實就講明了「存在與價值的和合性」原理，進而講的參贊化育，契入造化之源。整個陰陽，陰陽生成，翕闢開闢的哲學，強調和合的關係。達到最高的境地，就是道德秩序與自然秩序是合而為一的，或者說。道德秩序和自然秩序本來合一，而人作為人，生在天地之間，人得天地陰陽五行之秀氣而最靈，人有一參贊化育，繼善成性的責任要去完成它啊！人得要參贊天地之化育，才能如其真理，大巡天下。大巡真理會的名稱應該就是這樣的意思。

陰陽合德，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大學》、《中庸》的調性。「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由這三綱領，進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安，安而後慮，慮而後能得」，這是五階次，再由此進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條目<sup>9</sup>。《大學》的這三綱領、五階次、八條目，通通可以歸到「陰陽合德」這總條目，而且最終是要建立「理想的地上天國」的 (Lin 2011)。《中庸》也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sup>10</sup>「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sup>11</sup>。這都與大巡真理會所說的教義遙相呼應，和合不二。

前面我們說了「陰陽合德」講的是天人合德關係，這是在「存在的連續觀」下所形成的，強調天人物我人已通而為一，存在與價值的和合性，作為第一原理的<sup>12</sup>。在這種狀況之下，進一步論及「神人調化」。

很明顯的，大巡真理會講的是「神人調化」，並不是我們所常聽到的基督宗教，耶穌基督所說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John 14:6*)。神人調化，在東亞是大家所耳熟能詳的。臺灣民間有一句話「要神，也要人」，這說的就是神與人相互調化。這裡的「神」可以說是妙運造化的神，如：《易經》所說「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人參而贊之，進而契入妙運之中，進而能夠有一合理的調化。有合理的調化，才得恰當的生長。這裡講的「神人調化」，顯然地，它並不是以人為中心的，人是做為一個參贊的起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東亞的文明傳統裏，所謂的道德人文，它一直是與民間宗教，與薩滿巫祝信仰一直是個連續體<sup>13</sup>。我們須知：它基本上並不是以人的道德理性為中心，它是以道德理性、人的心靈感通，作為參贊的起點。就此來講的話，才能有所謂的「神人調化」。就這一點，我深深體認到從「大巡真理會」的教理，可以看到它並不是西方一神論中心的神學系統，它是以人做為一個參贊起點的，它是東方天地人的三才傳統。

## 五、「承天命、繼道統、立人倫、傳斯文」的東亞傳統

「大巡真理會」以姜甌山聖師作為九天大元造化主神，在原始一切神聖、佛、菩薩的呼訴與請願下，下凡於西洋大法國的天啟塔。大巡天下後，降臨在韓國全北母嶽山金山寺三層彌勒金佛，留住三十年。這三十年，雖然將濟世大道的天命與神教傳到人間，但受大道者沒有能夠施展

真理，因此也就在一八六四年，甲子年收回了所賜的天命與神教。一直到一八七一年，這九天大元造化主神才又借人身在全羅道古阜郡優德面客望里姜氏一家，尊號甌山(DIRC 2020a, *Acts 1, Progress of the Order* 1; DIRC 2020c, ch. 4, 11-12)。

姜甌山聖師面對李朝末葉極度惡化的宗教、政治、社會黑暗時期，宣布了前所未有的大道真理。這一偉大真理就是依據「陰陽合德、神人調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之大巡真理。他用宗教性理改造人間。基於此，政治上的輔國安民、社會上的地上天國，將得以自然實現，進一步，可救濟天下蒼生。姜甌山聖師在宣佈此一真理的同時，並行了與之相應的三界公事。姜聖師於一九零九年(己酉年)六月二十四日姜甌山聖師歷經四十年巡迴周遊凡界，終極其三界公事，化天而去。歲壽三十八歲<sup>14</sup>。

一八九五年(乙未年)十二月四日道主趙鼎山降生於慶尚南道威安郡漆西面會文里。他的祖父是抗日思想家，與閔泳煥等交友，熱表於抗日運動。其後因對「乙巳條約」憤慨至極，心火過盛吐血而逝。父親也是抗日運動的活月份子。後來道主趙鼎山在一九零九年四月，繼承父祖輩的抗日思想，對「韓日合邦」的局勢甚為憤慨，乃隨父親、叔父等一同流亡滿洲國，並與同志活躍於抗日救國運動。其後發誓以道力救世，即入山專心修道。一九一七年(丁巳年，二十三歲)二月十日，道主趙鼎山入山專心修道，感悟姜甌山聖師的大巡真理，並得受繼承宗統之啟示。同年四月，道主趙鼎山結束九年的流亡生活，懷抗日救國、救濟蒼生的大志回到祖國。返國後即依照上帝的啟示，在全國各地遍歷修道。一九二五年(乙丑年)四月，在全北舊泰仁道設道場，創立宗團「無極道」。一九四一年(辛巳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日帝發布宗教團體解散令，道主趙鼎山不得不一時中斷宗教活動，巡迴周遊名山大川盡其工夫於修

道。一九四五年(乙酉年)八月，迎接祖國光復，道主趙鼎山依信仰自由之國是，重新開始其宗教活動。一九四八年(戊子年)九月，將宗團本部設於慶尚南道釜山市。一九五七年(丁酉年)十一月，設法實施道人的各種修道方法與儀式行事及準則。一九五八年(戊戌年)三月，改編了宗團的體制並任命任職人員(神職人員)。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戊戌年三月)，隨主趙鼎山遺命，將宗統傳於都典朴漢慶後，化天而去，歲壽六十四歲。

一九五八年(戊戌年)三月六日，依照道主趙鼎山之遺命，都典朴漢慶繼承宗統。一九六九年(己酉年)四月，都典朴漢慶全面改編宗團機構，創設宗團「大巡真都典將大巡真理會中央本部道場設於首爾市城東區中谷洞。推動健全而嶄新的來教活動，同時為了推動永續的宗團事業制定計劃，推展了救護慈善事業、社會福祉事業及教育事業。

從聖師姜甌山，道主趙鼎山，都典朴漢慶，大約百年間，大巡真理會漪歟盛哉，已經蔚為大觀，是韓國頗為盛大而有影響力的新宗教。從「聖師、道主、都典」這三個核心性稱呼來看，這顯然的並不是基督宗教「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結構，他反而較接近於儒道同源而互補下的，天命聖師道德教化的結構。這結構講的是天命聖教、道德教化的傳續。或者可以說是「承天命、繼道統、立人倫、傳斯文」的東亞傳統

15。

## 六、「聖師、道主、都典」隱含著「天地人」三才的結構

聖師姜甌山，道主趙鼎山，都典朴漢慶，這三者看似「三位一體」的關係，其實不是，它還是回到，咱們東亞「心性天」通而為一的這個傳統。如孟子所說「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sup>16</sup>。「天」做為一

個超越的、普遍的理想的實體。「性」則是作為一個具體實存的內在本性，而「心」是作為一個當下存在的感應覺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結構是這樣的。

這樣的結構，我姑且稱它為三才的結構：「天、地、人」三才的結構<sup>17</sup>。《中庸》就有完整的闡釋。它這麼說的「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sup>18</sup>。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這說明了「具體的實存性」、「超越的普遍性」，進而人參與進去，而成就了「存在的歷史性」。這樣的「天地人」三才傳統，可以說是東亞傳統的核心所在。說「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sup>19</sup>，這是《荀子》所闡明的。荀子重在三才並立，孟子則一轉而講的「天人合德」，孟子講「盡心知性以知天」，這都是三才傳統。這三才傳統講的是一個乾坤的，一個創造性與生長性，進而人的參贊性，人參與進去的，就讓天地有更好的生長。大巡真理會所說「神人調化」的思想，應該置放在這樣的「三才」傳統來理解，這是東亞漢字文化圈所共同分享的。這樣的一個思想，他並不是要人徹底的臣服於那超越的、絕對的、唯一的、至上的上帝。「神人調化」這論調在基督宗教的一神論系統是難以理解的。但在東亞傳統是淵源流長，眾所理解，並且身心悅然接受的。

我認為大巡真理會強調的是人參贊於天地之化育，而在《典經》裡所說的「上帝」，不能直接從西方基督宗教所說的「超越的唯一的絕對的至上的人格神」來理解。其實，回到漢字字源學來說，「帝」是就萬物

始生之處來說，它原是個象形字，「象花萼之形」，再由此而引申之，成為萬物始生之處（Gao 1977, 39–40）。當然，你要關聯著那至高無上的上帝之神來說，那也不是不通。但您可要知道「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這是「妙運造化」。從聖師姜甌山，道主趙鼎山，都典朴漢慶，這三位的統緒來說，也是為著妙運造化，參贊天地的。信眾們被他們的風範所感動，根據着他們的教言，來參贊天地之化育的。這就是所謂的「神人調化」。

### 七、「解冤相生」是東亞文明共同體所特別強調的

再者，我們講「解冤相生」，「冤」這概念在東亞宗教文明是個核心性概念，「解冤」是極為重要的宗教儀式，也是宗教實踐的修為行動（Zhu 2014; Li 1996/2013; Liu 2016）。相對於「冤」這概念，佛教說的是「業」，基督宗教則說的是「罪」。「冤」要解開，「業」要解脫，而「罪」則只能等待「救贖」。冤的解開、業力解脫，罪的救贖三者真有非常大的差異。

這三者，「罪」這個概念，說的是人類始祖墮落，沒依著神的規定。「業」是從無始以來就受着力量的影響，這冥冥中有一個因果關係，業力的因果律必然而嚴密帝與人們纏繞在一起。「冤」說的是冤屈，冤則不平，氣不協調、不平衡、不順當，因此而造成了種種問題。顯然地，「罪」與法則，與「話語的論定」密切網綁在一起。「業」與意識，與「個體的靈魂」之流轉密切的連結在一起。「冤」與共識，與「氣的感通」，與人所處的共同體密切關聯在一起。

「解冤相生」這是東亞文明最為重視的，它含帶的共同體概念是特別強的。相對來說，基督宗教文明強調人類的始祖亞當夏娃違反與上帝的約定，偷食了智慧之果，犯了重罪，被逐出伊甸園。人與神的舊的約定被

破壞了，被逐出伊甸園之後，神愛世人，因而不忍，於是祂派遣了唯一的獨生子耶穌基督，到了人間，用祂的寶血，為人們洗滌了「罪」，與人們開啟了新的約定，所謂「新約」，新約是在真實的、偉大的愛，這是一真實的、偉大的愛能，您必須經由「信仰」而得永生。愛之約是新約，是你必須要相信的，「信我者得永生」<sup>20</sup>。「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這是他最為重要的基本啓動點。這是繫屬於最高的、無上的、唯一的、絕對的神。

大巡真理會強調的「解冤相生」與佛教所強調的「業力因果」，也是不同的。「業力的因果」是講人們隨順著過去種種之所作，必然就受其影響的呈現出來。業力因果性的理論，很細緻深奧，但它的重點在於如何能夠從業力因果循環中跳脫出來。跳脫出來能夠真正回到純粹清靜的境域。這重點在於覺性的修為功夫，所謂一念覺，便是淨土；一念不覺，便是凡塵。一念覺是聖，一念不覺便墮凡夫，智慧的覺醒是最為重要的，它是一個長遠的修行過程。佛陀認為人們在娑婆世界，只是足堪為忍，那是生滅法中的染污世界。人們都具有「貪嗔癡」三毒，這三毒當得熄滅。「熄滅貪嗔癡，勤修戒定慧」，人們才有辦法，或者必須得明師指點你，經由長久的「聞思修」的實踐歷程，才真正能夠回到生命的純粹性，才能證得涅槃，能夠回到淨土，他的目標是要朝向彼岸，彼岸才是清淨的淨土<sup>21</sup>。

相較於佛陀之教，要教人們解脫，要到西方極樂世界的涅槃淨土，這是彼岸的理想國。基督宗教，他也強調「我的國在天上，不在人間」<sup>22</sup>，雖然與佛教的教義頗多不同，但它們都強調要到另外的祂者世界，都是「彼岸」為尊的。佛教基本上是要到達彼岸淨土，但是後來大乘佛教強調菩薩道的救世精神，因而有著嶄新的發展，它甚至直接強調人間淨土。基督新教也有一轉折的發展。顯然地，大巡真理會這裏所說的「解冤相

生」，這是東亞文明傳統，它基本上強調要在人間建立地上天國。他們希望在人間建立一個美好的世界，而他這個世界並不是在「彼岸」，他本來就在人間此岸。道體在生發中，神在妙運造化中，人們就在這這生發運行中，在造化中去參贊天地之化育，這點是很重要、很可貴的。

「解冤相生」重視的是人與共同體的關係，與天地自然的共同體，與整個宇宙的共同體，從小宇宙到大宇宙，從家庭人倫，過去現在，乃至未來，政治社會，彼此之間，人存在的冤，彼此之間的冤如何解？他還強調了一種和平的哲學，也就是我們俗說說：冤宜解不宜結。總的來說，它基本上不是以遵守秩序為優先，而是彼此能夠融通，彼此能相感而同為一個共同體；它不是先遵守法則次序，才來建立共同體，而是必須在平和的生命氣息感通中，成就共同體，建立秩序，而所有秩序都是為了這樣的一個方向與目標而努力的。

## 八、「道通真境」：身心、人倫、政治、天地，通而為一

講完「解冤相生」後，進一步我們要講「道通真境」。這明顯地是說，精神境界它必須經過修養功夫，通過道德實踐，從自己的「身心共同體」，協和於「人倫共同體」、「政治社會共同體」、「天地自然共同體」，最後才能夠進到這個大道的境界。這不禁讓我想起程明道夫子的詩：「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sup>23</sup>。這首詩很有代表性，顯然的這就是一個道通真境的境地。整個東亞文明都是這麼強調的。特別是，朝鮮韓國是對儒家理學有特殊成就的，它當然更能顯豁出這樣的傳統：道通真境。

仔細審視過大巡真理會「陰陽合德，神人調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是四大宗旨。進一步，我們要看它的「三大法言」，也就是三大要諦，講「誠、敬、信」。我想這一看就很清楚了，「誠、敬、信」這三個字



是整個儒教的修養最重要的三個字眼。「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sup>24</sup>，「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sup>25</sup>。「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sup>26</sup>，「禮，毋不敬」<sup>27</sup>「禮之用，和為貴」<sup>28</sup>，「禮之本在仁」，「禮是體在敬」<sup>29</sup>。「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sup>30</sup>。這很明白了，「誠、敬、信」這三者都是儒教最重要的信條。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sup>31</sup>講的是與朋友交往的中誠信時，這個「信」，信為土德，居於中央。我們講「仁義禮智信」五德，很明白，我們講的「信」是最接地氣的。「信」居中央屬土，「仁」在東方屬木，「禮」在南方屬火，「義」在西方屬金，「智」在北方屬水。這五德「信」是最接地氣的，代表的是具體可生長的大地，代表著調解穩定的力量。從這個「信」啊，以大巡真理會的「誠敬信」三個字，基本上是離不開原先韓國的儒教信仰脈絡的。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除了三要諦，還有很重要的四個信條：「安心、安身、敬天、修道」，他講「安心」，心是作為主宰，心要不偏不倚，心要無思無邪，要回到純粹本然的良知，不可以被他人的虛妄氣所迷惑，也不要被自己非分的欲望所擾動。我們為了要達到一個理想的目標，一定要把自己的心能夠安住。很明顯的，這是從儒家所說的「誠意、正心」這個心，你「正心」以後才能夠「修身」，所以大巡真理會主張「安心」而「安身」，他是這樣發展的。

大巡真理會認為安身很重要，由「心」之動而外顯出來就是「身」，「身」是講「身軀」、「形體」。一切行為舉止動作，都應該合乎道理與禮法。他強調那個「道理」是「本體之理」，如果只是世俗的禮法，他認為這絕對不可行，要是非義非禮的，這是種虛榮啊！從「心」到

「身」，進而到「天道」是通而為一的。「心」講你的「本心」，「身」講你的「形軀」。天啊！人們要謹言慎行，時時刻刻，不忘記崇敬上帝之心，念念不忘與上帝同在，時時刻刻，將至誠供奉上帝，銘記於心的。

### 九、安頓身心、敬畏天命：由「覺性喚醒」而「靈性修養」

我們發現這個「敬天」的傳統，是整個東亞的傳統。「小心翼翼，以昭事上帝」<sup>32</sup>，「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sup>33</sup>天雖無言，然默運造化，我們要敬畏天命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sup>34</sup>。這裏所說的敬天啊！其實，我們講「敬天愛地」。敬天法地，「天」說的是超越性、普遍性、理想性。「心」講的是內在性、主體性、自覺性。「身」講的是具體性，存在性，落實實踐。這三者是和合為一的，從身心共同體，到宇宙造化，超越的那一個超越的本體，這點是重要的。

除了安心、安身、敬天以外，還要強調修道。他強調你的心要能夠真誠，要撐得住，你的氣要能夠真正寧靜，你能夠凝聚起來啊，事奉在上帝左右，精神與他和合為一，最後結穴於丹田，以靈通為目的，那麼靜之又靜，誠之又誠，念念自在，念念相續，至誠奉誦神聖的咒文。顯然地，這又把原先道教的符咒符錄的傳統也吸收進去了，道教很重要的內丹學也吸收進去了。這總的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儒道同源互補，聚集於整個大巡真理會的教一隻中的教義之中。

他所說的「修道」就不只是儒教，它包括了「儒道同源互補」(Lin 2013)，他也包括了道教的內丹，如前所述者(Lin 2021)。他基本上是眼觀鼻，鼻觀心，退心就腹，回歸到下丹田。如此一來，則能靈通。敬之又敬，誠之又誠，念念自在，念念相續，並且通過念咒的方式，讓自己

整個精神更為專一。其實，所有東方覺性的宗教，都非常強調如何誠敬專一。看如何能夠把那個覺性，整個喚醒出來，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這樣的一種修為的方式，是極為重要的，值得重視。

對於四個宗旨，四個綱領，還有三個要諦都清楚了，我們發現到它所做到的其實既是功夫，也是境界。首先，說到的是「無自欺」，這是精神的開關，其實這講蔣「誠敬信」的「誠」，「誠者，天之道」，那麼落實在人心地上神聖實現的，也就是身心改造。就是前面講的安心與安身。這麼一來，就能夠真正做到「地上天國」的建設，也就是你能夠經由「敬天修道」落實下來，在整個地上建立一個理想的國度，這是理想世界的開關。

就其他的修道功夫來講，話說潛心靜氣凝聚，永事上帝左右的精神，磨練於丹田，以靈通為目的，靜之又靜，誠之又誠，念念自在，念念相續，至誠奉誦所定的咒文。這很明白的是把道教的內丹學，和儒家的誠敬功夫，以及佛教的當體即空，念念自在，完全融之為一，這也就是把儒家「淨而無妄」，道家「靜為躁君」，佛教的「淨而無染」，通統為一，加上基督宗教的靈修功夫，構成了他自己一套非常完整的修養功夫論。

再者，他又把整個修道分成了「功夫修煉、平日祈禱，主日祈禱」等項目(DIRC 2020c, 21)。這是在一定的場所，按照指定的方法，所定的時間，去誦讀咒文，這可以說是接近於道教符錄派、咒文派的，這樣奉誦方式。這些佛教與道教是常有的。那麼修煉它比較不受時間啊，處所的限制，一樣恭頌的祈禱的咒語。你可以發現念咒，這在東亞傳統來說是很強的。平日時的祈禱，是每天丑時未時在自家祈禱，如果外出不能祈禱的時候，回到家再補足。另外，他也模擬這基督宗教的方式，比如說：主日祈禱，每遇到甲日與己日，或者子午卯酉時，在指定的場所祈

禱，算一下，甲到己，就是前後六天。子午卯酉四時來算，子到午，12個小時。子卯午酉，你可以看看它這個四時是怎麼安排的，有它一定的次序，也就是每天分成四時，四個階段，每階段六個小時。從子時到卯時，卯時到午時，午時到酉時，是這樣的，這裏有它的區別方式，這很清楚，我們可以看到，這是東亞文明的宗教，強調覺性的教化傳統，含有符錄、咒文、巫祝的原始傳統，這是和合為一的。

覺性的宗教，他是從「覺性的揭露」到「靈性的生長」。覺性重點在於從了知清楚，到明白通達，而你真正能夠覺醒而確認，靈修則在靈通於道。我們說覺主於心，心的可貴在於能夠覺而靈。「靈」是另外一層心的呈現。心靈是通於道的，覺性做主，靈通於道(Lin 2017)。在東方的宗教基本上這兩層都是有的，儒教重點在心能夠覺而做主，而道教重點在於靈通於道，而大巡真理會則把兩者融通為一體。

## 十、結語：大巡真理，布德天下，世界和平

如上所述，經由存在的覺知，情境的體驗，以及經典的理解與詮釋，再經由宗教哲學的對比，對於韓國「大巡真理會」做出總的審視，指出這是以「覺性為主、信靠為輔」的新宗教。顯然地，東亞儒教文明是會通諸多文明宗教的基本色調，當然，他不會只是儒教，而且還包括了道佛，儒道佛三教本來就是一個不可分得東亞文明傳統，在韓國特別明顯。「大巡真理會」這新宗教並不只限於民族性的，而且孕育著普世性的發展可能。

雖然在近現代的發展過程裡，但是東方強調覺性的喚醒、氣的感通並因之參贊天地化育，仍然是主流。陰陽合德、神人調化，可以理解為從「存在的律動」「實踐的參贊」，道「教養的習成」，這仍然是「承天命、繼道統、立人倫、傳斯文」的東亞傳統。「聖師、道主、都典」這

並不是西方基督宗教式的三位一體結構，而是隱含著東亞文明傳統「天、地、人」的三才結構，並且可以經由「盡心、知性、知天」來這三者來進一步展開詮釋。

另外，我們發現「解冤相生」是東亞文明共同體所特別強調的，這與我們重視天地親君師」所含的四個共同體：天地自然的共同體、血緣人倫的共同體、政治社會的共同體、人文教養的共同體，有著密切的關係。他與「業力因果」以及「原罪救贖」有相當大的區別。

由於東亞傳統非常強調「天地人」的三才傳統，人參贊天地萬物之中，人作為一個重要的啟動點，身心、人倫、政治、天地，通而為一，所謂的「道通真境」可做一創造性的詮釋。如此一來，便可以安頓身心、敬畏天命，由「覺性喚醒」而「靈性修養」，並且與真誠的信靠，會同為一。

顯然的，大巡真理會融會了東亞文明原先所含具的「儒道佛三教傳統」，並且會通了西方基督宗教的一神論傳統，還有他也沒背棄原先東亞就含有的巫祝薩滿傳統。經由聖師、道主、都典的接續努力，已經締建了一嶄新的宗教系統。「陰陽合德、神人調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四宗旨，「誠、敬、信」三要諦，在在顯示，布德天下、救濟蒼生，輔國安民，建設世界和平國度的理想。大巡真理會乎應著「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襟懷，將由東亞的和平，邁向世界的和平。

## Conflict of Interest

本論文不存在任何利益衝突。

## Notes

<sup>1</sup> 這樣說著「一切原始神聖、佛、菩薩，等匯集再一起，仰望九天，控訴人類與神明界之劫難。吾降臨西洋大法國天啟塔，大巡天下，降臨東土」(DIRC 2020a, 134)。

- <sup>2</sup> 「孝、悌、烈」這「烈」字，在韓國人民的身上是能感受到的，特別我認識了許多韓國朋友都有著這個獨特的特性。
- <sup>3</sup> 除了林秀茂教授，還有南相鎬教授，都有這樣的見解。林秀茂，早年留學台灣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來又在中國文化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上世紀末，它又取得台灣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是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學者，也是基督教哲學的研究學者，任教於啟明大學。南相鎬，上個世紀八零年代後期到九零年代初，在台灣大學攻讀哲學，於一九九九年取得台灣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是韓國學生中首位獲得台灣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者。他與我同窗九年，是著名的中國哲學學者，也擅長於古典漢語詩歌，曾開班授徒教授寫作古典漢語詩歌。
- <sup>4</sup> 關於宗教哲學上，以「覺性的宗教」與「信靠的宗教」的類型學區分是我講授「宗教哲學」十數年來的見解，請參看林安梧〈東西文明之異同及其研究方法論的省思〉(Lin 2018, 10-40)。
- <sup>5</sup> 語出《論語》〈陽貨〉第19章。
- <sup>6</sup> 語出《易經》〈說卦〉，第6章。
- <sup>7</sup> 語出《易經》〈繫辭傳〉(上)5章。
- <sup>8</sup> 語出《易經》〈乾卦〉【文言】。
- <sup>9</sup> 語出《禮記》〈大學〉，又請參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的【大學】第一章。
- <sup>10</sup> 語出《禮記》〈中庸〉，又請參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的【中庸】第一章。
- <sup>11</sup> 同上註，的【中庸】第三十章。
- <sup>12</sup> 關於此，杜維明早在一九九零年代初，就提出了〈存有的連續性：中國人的自然觀〉，後來，我又擬構了「存有的斷裂觀」一詞，來闡明西方「神人、物我、人己」的區別。請參看Lin(1995, 123 - 139)。
- <sup>13</sup> 關於此，自張光直以來論者頗多，然所論各有差別，請參見Lin Bohong(2017, 29 - 54)
- <sup>14</sup> 以上敘述，及以下述及聖師、道主、督典，大體依據《典經》《大巡指針》《大巡真理會要覽》，而主要以《大巡真理會要覽》為總綱。
- <sup>15</sup> 「承天命、繼道統、立人倫、傳斯文」這樣的概括起先我用於詮釋台灣所具有的中國文化傳統特色，後來發覺這是整個東亞的特色。
- <sup>16</sup> 語出《孟子》〈盡心〉(上)首章，此篇文義頗多爭議，請參見Wang(2008, 1 - 19)。
- <sup>17</sup> 「三才者，天地人」語出《三字經》，這可以說是華族文明最基本的結構，存有的連續觀也必須置放在這基本結構來理解。
- <sup>18</sup> 語出《禮記》〈中庸〉，又請參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的【中庸】第三十一章。
- <sup>19</sup> 語出《荀子》〈天論〉。
- <sup>20</sup> 請參見基督宗教《聖經》〈新約全書〉【約翰福音】3:15，【和合本】做「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 <sup>21</sup> 《佛法的基本與要徑》黃念祖老居士主講
- <sup>22</sup> 請參見基督宗教《聖經》〈約翰福音〉18:36，依據【和合本】是這樣寫的：耶穌回答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 <sup>23</sup> 宋·程顥的《秋日偶成》原詩句為「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語出《二程集》。
- <sup>24</sup> 語出《禮記》〈中庸〉，又請參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的【中庸】第二十章。
- <sup>25</sup> 請參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孟子》〈離婁〉(上)第十二章。
- <sup>26</sup> 請參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論語》〈學而〉第五章。
- <sup>27</sup> 語出《禮記》〈曲禮〉篇。
- <sup>28</sup> 請參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論語》〈學而〉第十二章。
- <sup>29</sup> 關於禮之本，禮之體，禮之用，請參見林安梧(2019, 13)。

<sup>30</sup> 請參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論語》〈衛靈公〉第六章。

<sup>31</sup> 請參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論語》〈學而〉第四章。

<sup>32</sup> 語出《禮記》〈表記〉，引《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sup>33</sup> 語出《論語》〈陽貨〉第19章。

<sup>34</sup> 語出《論語》〈季氏〉第8章。

## References

- Ching, Ho and Yi Ching n.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e Two Chengs* [Chinese Language Text] [宋]. 程顥、程頤, 《二程集》。
- Confucius n.d. *The Analects* [Chinese Language Text] 《論語》。
- Daesoon Institute for Religion and Culture (DIRC) 2020a *The Canonical Scripture*. [Chinese Language Text]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編, 《典經》第二版, 台北: 新文豐。 <http://dict.dirc.kr/app/c/1/page>
- 2020b *The Guiding Compass of Daesoon*. [Chinese Language Text]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編, 《大巡指針》台北: 新文豐, 第二版。 <http://dict.dirc.kr/app/c/2/page>
- 2020c *Essentials of Daesoon Jinriboe*. [Chinese Language Text]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編, 《大巡真理會要覽》, 台北: 新文豐, 第二版。 <http://dict.dirc.kr/app/c/3/page>
- Du, Weiming 2004 “The Continuity of Being: Chinese Visions of Nature.” *World Philosophy 1*: 86-91. [Chinese Language Text] 杜維明, 《存有的連續性: 中國人的自然觀》, 《世界哲學》。
- Gao, Shufan 1977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Form,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Taipei: Zhengzhong Book Company. [Chinese Language Text] 高樹藩編纂, 《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台北: 正中書局
- Hsieh, Tsung-hui 2020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rts of the Dao in The Canonical Scripture”, *The Journal of Daesoon Academy of Sciences*, 36, 267–298 [Chinese Language Text] 謝聰輝, 《《典經》中的道術思想來源與轉化運用研究》, 《大巡思想論叢》。
- Huang, Nianzu 1995 *The Fundamentals and Essential Paths of Buddhism*. Shengang Township, Changhua County: Buddhist Yuanyin Merit Association [Chinese Language Text] 黃念



祖，《佛法的基本與要徑》，彰化縣伸港鄉，佛教圓因功德會。

- Li, Fengmao 1996 *Salvation and Deliverance: The Apocalyptic Character of Daoism and Folk Religion in Late Ming*. Hong Kong: Xue Feng Cultural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Text] 李豐楙，《救劫與度劫：道教與明末民間宗教的末世性格》，香港：學峰文化出版社。
- 2013 “After the Tutan Zhai: The Performance of Transgression in Daoist and Folk Repentance Rituals” In *Sinking, Repentance and Salvation: Essays on Repentance Writing in Chinese Culture*, edited by Li Fengmao and Liao Zhaocheng, 79-118. Taipei: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Chinese Language Text] 李豐楙，《塗炭齋之後：道教、民俗中首過儀式的扮犯表演》，收入李豐楙、廖肇亨主編，《沉淪、懺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Li, Hongjun 2020 “Daesoon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ulgok’s Theory of Reason and Energy.” *Journal of the Daesoon Academy of Sciences* 34: 49–74. [Chinese Language Text] 李红军。《栗谷理气论视域观大巡思想》，《大巡思想論叢》。  
<https://doi.org/10.25050/jdaos.2022.34.0.49>
- Lin, An-Wu 1995 “On the Religious Spirit of Confucianism and its Path to Sainthood--Not Separated from the Ultimate Care of the Living World”. *Journal of Religious Philosophy* 1(1): 123–139. [Chinese Language Text] 林安梧，《論儒家的宗教精神及其成聖之道——不離於生活世界的終極關懷》，《宗教哲學》。
- 1996 “A Discussion of the Flow of Qi and Continuous Rationality-Religion and Rationality in the Linear Structure of Blood-Relationship of the Patriarchal State”. *Studies in Oriental Religions* 5:7–20. [Chinese Language Text] 林安梧，《論「氣的感通」與「連續型理性」

—血緣性縱貫軸下「宗法國家」的宗教與理性》，  
《東方宗教研究》。

- 2003 “The Interpretation of “Dao” and “Virtue”: An Explanation of the Complementary Meanings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n Explanation of the Core of Laozi’s Tao Te Ching: “Dao Gives Birth to Virtue, Virtue Accumulates” an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spire to the Dao, According to Virtue.”” *Legein Monthly* 334: 23–29. [Chinese Language Text] 林安梧，《「道」「德」釋義：儒道同源互補的義理闡述—以《老子道德經》「道生之、德蓄之」暨《論語》「志於道、據於德」為核心的展開》，鵝湖月刊。
- 2011 “Philosoph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Body” and “Mind” Issues of The Great Learning: A Cor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pter of The Great Learning and Discussions between Cheng Zhu and Lu Wang 1,2”. *Legein Monthly* 36(429): 4–13, 36(430): 2–10 [Chinese Language Text] 林安梧，《關於《大學》「身」「心」問題之哲學省察—以《大學》經一章為核心的詮釋兼及於程朱與陸王的討論》(上)(下)，《鵝湖月刊》。  
<https://doi.org/10.29652/LM.201102.0002>
- 2017 “The Essentials and Explanations of Mind, Spirit, Awareness and Enlightenment: A Taoist Healing Prescription for the Post-Modernization Era” *Legein Monthly* 42(12): 38–50. [Chinese Language Text] 林安梧，〈關於〈心、靈、覺、悟〉之要訣與說解：環繞「現代化後」的一帖「道療」方子〉《鵝湖月刊》。
- 2018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Their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Lin Anwu et.al,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and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10–40. Jinan: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Text] 林安梧，《東西文明之異同及其研究方法論的省思》，收入林安梧《儒道佛三家思想與

廿一世紀人類文明》，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 2019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 from a Biblical Perspective: The Way of Cultivating Wisdom and Practicing the Heart*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 Company. [Chinese Language Text] 林安梧, 《論語聖經譯解：慧命與心法》，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2021 “From “Taoist Health Maintenance” to “World Peace”: From “Taking the Kan and Filling in the Li” and “Constructing the Qiankun and the Kun” in Taoist Neidan Studies”. *Yuanbeung Yearly* 7: 1–15 [Chinese Language Text] 林安梧, 《從「道教養生」到「世界和平」：從道教內丹學的「取坎填離」及「乾坤並建」起論》，《元亨學刊》。
- Lin, Bohong 2017 “Discussion on the Meaning of ‘Cutting off Communic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Journal of Classical Studies* 23: 29–54 [Chinese Language Text] 林柏宏, 《「絕地天通」意旨之商榷：談《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經學研究論叢》。  
[https://doi.org/10.6500/scc.201710\\_023.0002](https://doi.org/10.6500/scc.201710_023.0002)
- Lin, Jungtse 2020 “The Upper Thearch of the Nine Heavens (Jiutian shangdi 九天上帝) and The Upper Thearch of Manifest Luminosity (Mingming shangdi 明明上帝): Research on “Upper Thearch” Beliefs in Contemporary Emergent Religions.” *The Journal of Daesoon Academy of Sciences* 34: 107–139. [Chinese Language Text] 林榮澤, 《九天上帝與明明上帝-當代新興宗教「上帝」信仰之研》。  
<https://doi.org/10.25050/jdaos.2020.34.0.107>
- Liu, Yuanru 2016 “The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lete Biography of the Loyal Junior Guardian Yu: On the Tradition of Redressing Injustices in Chinese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 23: 171-206 [Chinese Language Text] 劉苑如, 《解冤釋結《于少保萃忠全傳》的宗教解讀—兼論中國宗教與文學中的解冤傳統》，《人文中國學報》。

- The Book of Rites     *The Book of Rites* [Chinese Language Text] 《禮記》。
- The Classic of Books     *The Classic of Books* [Chinese Language Text] 《書經》。
- The Classic of Poetry     *The Classic of Poetry*[Chinese Language Text] 《詩經》。
- The I Ching     *The I Ching* [Chinese Language Text] 《易經》
- Wang, Chun-Chieh     “An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rst Two Sentences in Mencius’ 'Jinxin Sh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mmar.”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23: 1-19 [Chinese Language Text] 王俊傑, 《《孟子•盡心上》首二句詮釋之探討—從語法學之觀點切入》, 《興大中文學報》。  
<https://doi.org/10.30091/JCDNCHU.200806.0001>
- Xun, Quan     *Xun Zi* [Chinese Language Text] [趙] 荀況, 《荀子》。
- Zhu Xi     *Collected Notes on the Four Books and Sentences* [Chinese Language Text] [宋]朱熹, 《四書章句集註》。
- Zhu, Zhany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Resolving Grievances' in “An Analysis of the Ideology of "Relieving Wrongdoing and Releasing Knots". *Religious Studies* 4: 44-49 [Chinese Language Text] 朱展延, 《道經中的「解冤釋結」思想論析》, 《宗教學研究》。